

构式语法下“X死我了”构式的语义与语用新探索

韦晓丽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高频构式“X死我了”为研究对象, 结合构式语法框架, 探讨其在网络语境中的语义与语用演变。研究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真实语料,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重点考察网络新兴成分(如“甜”“帅”“迷”等)进入构式后的意义生成机制。研究发现: 在语义层面, 相较于传统的构式压制机制, 部分词汇义通过“词汇压制”覆盖构式义, 其认知理据在于积极词汇的高突显性与主观评价性, 使得构式整体呈现积极化、娱乐化表达; 同时, 该构式在构式网络中与其他表极端程度的构式形成对照, 但其独特之处在于“死”所承载的致使性与主观失控感。在语用层面, 该构式的功能已超越传统的消极情绪宣泄, 逐渐演化为兼具情感宣泄、社群认同与幽默互动的网络表达手段。本文为理解汉语构式在新语境中的动态演变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视角。

关键词

X死我了, 网络用语, 构式语法, 构式压制

A New Exploration of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X Si Wo Le” (X-Death-Me-Prt) under Construction Grammar

Xiaoli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igh-frequency modern Chinese construction “X sǐ wǒ le” (X-death-me-Pr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explores it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evolution in online contexts. Based on authentic data collected from Sina Weibo, the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analytical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meaning-generation mechanisms after emerging online elements such as “tián” (sweet), “shuài” (handsome), and “mí” (fascinate) enter the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semantically,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coercion, certain lexical meanings override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via lexical coercion, and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for this lies in the high salience and subjective evaluativity of positive words, which endows the whole construction with positive and entertaining expressions. Meanwhile, although this construction contrasts with other extreme-degree constru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network, it retains a unique feature—the causativity and subjective loss of control carried by “sǐ”. Pragmatically, the func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has go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atharsis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online expressive device that integrates emotional release, community identity building, and humorous interac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and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s in new contexts.

Keywords

X Si Wo Le, Internet Slang, Construction Grammar,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X 死我了”是现代汉语中一个高频而富有表现力的构式，如“累死我了”“渴死我了”“忙死我了”等。该构式常以夸张化的方式突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是典型的情绪表达手段。已有研究主要从构式语法的视角探讨其构式义、形式特征及语用功能，认为“X 死我了”多用于表达消极情绪，“死”在其中已高度虚化，由结果义转化为极端程度补语[1]-[3]。大部分相关成果揭示了该构式的核心意义及其较强的压制作用，即无论进入“X”的词性如何，大多都会被整体构式规约为消极体验。

然而，随着网络语境的发展，一些新奇成分突破了这一限制。例如“甜死我了”“帅死我了”“萌死我了”“美死我了”“迷死我了”等，虽然“X”与消极的生理、心理感受并无直接对应，却能够自然嵌入构式，用于表达喜爱、调侃、吐槽等多样化情绪，而不只局限于消极情绪。这是否表明原有的构式压制机制在日益变化的网络环境下出现了变化？构式语法依然能用来解释此类现象吗？

这一现象揭示了研究空白：现有研究大多关注“X 死我了”构式所蕴含的消极情绪构式义，尚未充分关注新奇成分的加入及其对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的冲击。考察这些用法，有助于揭示“X 死我了”构式的动态演变，为其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

2. 文献综述

2.1. 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CxG)自 Fillmore 发表相关研究以来，已走过近四十年发展历程。

2.1.1. 构式语法概述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CxG)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语用”的配对[4]-[6]。Goldberg [6]提出了构式的标准定义: C 是一个构式, 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匹配体, 并且 C 的形式和意义无法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完全推测出来。这说明了构式的特点其形式和意义并非只是每个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或推导, 而是整个构式为一个语言单位。形式、意义和功能的不可预测性是判定构式的标准[7]。例如, 在“热死我了”这一结构中, “热”可以作动词, 表示“使变热; 加热”之意, 但是却不能说“热我”, 这显然不合逻辑。因而“热”只能看作是形容词, 而形容词和宾语的搭配也不合理。再者, “死”的位置可以是形容词或动词补语, 一方面表示一样东西“死了”, 但是人们在说“热死我了”时所表达的含义并非“我热得死掉了”; 另一方面“死”也可以是虚词表达“很; 极; 甚”之意, 但在这种情况下, 语义就会变成“我很热”, 表达主观地感觉到热, 并未完全表达出这一构式“因环境影响导致我变得极度炎热”之意。由此可见, 我们无法从词与词的组合推导出完全的意义, 这符合构式的定义, 因此可以把“X+ 死+ 我+ 了”看作是一个构式。构式语法又将构式分为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 前者指在词汇上是固定的、不可替代的, 后者指词汇部分是半开放的甚至完全开放的[7], 因此更确切地说“X+ 死+ 我+ 了”是一个图式构式。构式的图式性不仅使得构式压制成为可能, 也为构式在历时维度上的演变预留了空间。

2.1.2. 历时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从诞生之初的共时描写逐渐向历时研究拓展, 形成了“历时构式语法”(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这一重要分支。作为语法化和构式语法结合的产物, 历时构式语法主张采用整体的、渐变的语言演化观, 将语言演化放入构式框架内考察, 探索语言形式和意义形成及变化的一般规律, 旨在从构式语法的视角重新审视语言变化问题。

Traugott 和 Trousdale [8]在其奠基性著作《构式化与构式演变》(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中, 以构式理论系统研究语言演变, 建立了以“构式化”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区分了“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与“构式演变”(Constructional Change)两个核心概念。与构式化相对, Traugott 和 Trousdale [8]提出了“构式变化”的概念, 将其定义为“影响构式一个内部维度的变化”, 这类变化不涉及新节点的创建。构式变化是影响构式某一组成部分的变化, 而构式化则是新构式的形成。这一区分对于理解“X 死我了”构式的演变尤为重要: 该构式在网络语境中并未产生全新的形式, 但其意义和语用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属于典型的“构式变化”。此外, Traugott 和 Trousdale [8]还强调了“语境扩展”(Contextual Expansion)和“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在构式演变中的驱动作用——构式在与新语境碰撞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语义和语用特征。基于此, 本文选择“X 死我了”构式作为考察对象, 该构式在网络语境中并未发生形式上的革新, 但其意义和语用功能经历了显著变化, 完全符合“构式变化”的界定。因此, 本研究将“X 死我了”构式置于构式变化的分析框架下, 重点探讨其在新语境中的语义扩展和主观化路径。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借助历时构式语法框架展开了相关探索。例如, “好不 AP”构式在“词汇压制”机制下保持了构式稳定性[9]; “你 A, 我 B”则经历了从松散并列到凝固构式的构式化过程, 其生成机制涉及省略、紧缩、压制及语境因素的综合作用[10]。

2.1.3. 主观性与认知突显

构式语法研究中对主观性的关注日益深入。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说话时含有的“自我”的属性。在当代语言学中, 主观性研究存在两条主要路径。一条与 Langacker 相关联[11], 聚焦于认知识解(Cognitive Constructional), 关注说话人如何通过不同的识解方式(如视角、突显、详略度等)对同一场景进行不同编码, 重点关

注“理解”。另一条由 Traugott [12] 开创, 聚焦于概念层面的历时演变, 关注语言形式如何从表达客观内容逐渐演变为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情感和评价, 重点在于“产出”。Traugott 和 Dasher [13] 将主观化视为语义演变的核心驱动力——语言形式从表达客观内容逐渐演变为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情感和评价。本文采用 Traugott 对语言主观性的解释, 关注语言产出过程中说话人的情感。Traugott [14] 进一步将主观性区分为“语篇-语用”和“认知-情感”两个维度, 其中后者与网络语言中情感宣泄、态度表达密切相关。Traugott [15] 的最新研究则从构式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了主观化、交互主观化与语篇化之间的关系。构式对词项主观性的压制在句法表达中起着重要作用——构式可以强制词项产生与构式整体相一致的主客观性特征。

“认知突显”(Cognitive Salience)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与主观性紧密关联。Langacker 在认知语法中将突显视为识解的核心维度之一。所谓认知突显, 是指语言单位在心理表征中的可及性和注意吸引程度——某些语言成分因其使用频率高、情感色彩强烈或与当前语境高度关联而在认知加工中获得优先地位, 迅速吸引注意力焦点。Langacker [16] 指出, 在一个给定的小句中, 某一个名词性成分将代表一个参与者, 该参与者由于各种命题性和主观性因素的驱动而具有特殊的感知突显性(Perceptual Salience)。换言之, 突显并非客观属性, 而是认知主体在体验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后形成的关注焦点的结果。在构式语法研究中, 认知突显被广泛用于解释构式的意义生成与演变机制——当某一词汇成分具有较高的认知突显性时, 它能够在进入构式的瞬间迅速吸引注意, 从而影响甚至重塑构式的整体解读方向。国内学者李文浩[17]以现代汉语若干“全量/强调”义构式为例, 系统研究了认知突显的构式表征问题, 指出词项在构式中的位置、重音、语符长度、某些特殊的提示词等因素作为突显手段的运用, 体现了认知主体对事件和场景突显视角的主观调控, 是一种“有动机的突显”。该研究还提出了“突显度和语言的主观性相关联”的假设——处于前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容易主观化, 处于背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则不易主观化。

夸张是主观性表达与认知突显共同作用的重要实现手段。构式语法视角下的夸张型构式研究揭示了这类表达的结构特征和认知机制。“除了 X(,) 还是 X”是通过语义冲突和语义压制构造的夸张型排除构式, 表达“主观上夸大 X 的认知域内除了 X 再无其他”的意义[18]。极性程度构式“A 到没朋友”表示说话者认为主体的某个性状达到了极高程度, 具有夸张、强调的表达效果[19]。网络流行极性表达构式“一整个 X 住”在语用上伴随着夸张化的表达, 具有主观评价功能[20]。这些研究的共同结论是: 夸张与主观性的结合是网络语言构式的重要特征——说话人通过极量化的表达将个人情感和态度推向极端, 以此实现情感宣泄、互动交际和社群认同等多重功能。

2.2. 汉语“X + 死 + 我 + 了”构式的研究

2.2.1. 网络语言与构式语法

网络语言的兴起为构式语法研究提供了观察的土壤。研究表明, 网络媒介不仅没有“侵蚀”语法, 反而扩展和丰富了语法的表达资源。张谊生[21]指出, 网络媒介普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催生了简约化的表达习惯, 具备交际价值的临时性语言创新极易通过模仿、类推快速传播, 推动词汇语义与功能发生各类演变。

从构式演变的角度看, 网络语言中的新兴构式或多或少经历了语义或语用改变的过程, 部分构式甚至实现了从客观陈述义到主观评价义的转变。例如,“(X)主打一个 Y”作为起源于网络语言的框填构式, 逐渐跨层至社会通用语言层面, 成为一个主观评价性构式[22];“X 刺客”模式的生成得益于相似性、概念整合机制、隐喻与类比因素, 同时实现了对“刺客”一词语义的创新性演变[23]。

在网络语言与语法的互动中,“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是两种核心机制。网络语言中的仿拟构式通过构式压制来完成认知, 语义压制进一步通过转喻压制和隐喻压制实现[24];而“被自愿”一类新表达则是人们在概念化过程中运用词汇压制手段创造出的“新被字构式”[25]。这些研究为本文理解“X 死我

了”构式中“词汇压制”机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2.2.2. 汉语“X+死+我+了”构式

已有研究表明,对“X死我了”构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00年。及轶嵘[26]最早将“X+死+我+了”与“X+死+了”加以比较,初步确立了其作为独立句式的研究路径。此后,学界围绕“X”的进入条件进行了系统探讨。高菲[2]认为“X”属于一个封闭类,主要包括五官感觉形容词、心理感受形容词、部分特征形容词以及心理活动动词等;张子健[27]进一步将“X”细分为三类,并引入“自控度”来解释其论元关系;最新研究还提出“X”的性质可能引发歧义[28]。总体而言,尽管不同学者在分类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该构式的基本义是“某种原因导致我的某种主观情绪达到极端”。

在语用层面,研究者多强调“X死我了”的夸张、致使和负面情绪宣泄功能。张子健[27]指出,该构式常用来表达抱怨或不满;方绪军、李雪利[29]认为,即便少量积极形容词进入该构式,也会被整体语义规约为消极情绪。徐银[1]从构式语法角度分析了该句式的形式特征和压制机制;刘欣朋[3]则从结构角度考察了“X+死我了”的构成特点。赵笑杰[30]从生成理据角度指出该构式的主观性表达倾向,但同样未深入讨论其网络变异。由此,学界在语义上普遍认同该构式表达“极端化情绪”,在语用上则倾向于将其界定为负面情绪宣泄的工具。

尽管学界已对“X死我了”构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语义和语用研究,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语料的局限性。现有成果主要基于传统语料库与口语材料,忽视了网络语境中大量的新兴表达,未能及时捕捉该构式在当代网络环境中的动态演变。第二,压制机制的单一性。既有研究普遍认为“X死我了”构式会压制进入的成分,使其趋向于表达消极情绪。但在当下网络语境中,越来越多突破传统语义范围的“X”出现,如“甜死我了”“帅死我了”“萌死我了”“迷死我了”等,它们表达的往往是积极、喜爱的情绪或调侃态度,与“负面压制”并不完全一致,这也体现了构式演变。

基于上述研究空白,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和修正:第一,基于网络语料揭示“X死我了”构式从“消极遭受”到“极致体验”的语义演变轨迹,丰富对该构式共时变异的认识;第二,参照“词汇压制”概念并结合认知突显性和主观性理论,深入解释积极词汇如何突破构式压制的认知机制。

3. 研究语料和方法

本文采取定性研究方法,结合构式语法的分析框架,对“X死我了”构式在网络语境中的创新用法进行深入探讨。语料全部来自新浪微博这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时间范围限定在近一个月内(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6月22日)。通过关键词“死我了”进行检索,人工筛选并保留典型的新奇成分,如“甜死我了”“帅死我了”“美死我了”“萌死我了”“笑死我了”“迷死我了”“戳死我了”等表达积极情绪的构式。同时,为保证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所选取的语料要求是高赞帖子或回复(点赞量≥100)且具有具体语境的语料。为了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本文将对用户名、人名等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切入:其一,在语义层面,探讨这些创新成分如何突破传统构式的“消极压制”,从而实现积极化、娱乐化乃至多义化的语义拓展;其二,在语用层面,结合网络语境考察构式的交际功能,揭示其在互动交流中承担的交际作用,并进一步反映出网络语境下的群体心理。通过这一研究设计,本文旨在系统揭示“X死我了”构式在网络语境下获得的新的理解。

4. 语义分析:从“消极遭受”到“极致体验”的构式义演变

传统上,“X死我了”构式具有强烈的“消极遭受”义,其构式义或构式整体对变量“X”产生压制,

要求其必须具有[+消极]的语义特征,例如,“累死我了”表明说话人因劳累而产生了极端消极体验;“渴死我了”则指身体状态受到缺水的强烈影响。这些例子共同体现了“构式压制”的作用,即进入“X”的词汇不论其本义是否带有积极色彩,都会在构式层面被规约为消极情绪。换言之,“X 死我了”这一构式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消极化表达,其突出功能在于夸张和抱怨。然而,网络语料显示,该构式的整体意义不仅局限于消极语义的表达,还可以表达一种[极致的主观体验],甚至使其语义具有[+积极]的特点,其压制机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4.1. 新构式义: 极致的主观体验

在网络语境中,“X 死我了”构式的核心意义不再是陈述一种不幸的遭遇,而是表达说话人某种情感或体验达到极限,甚至抛弃了原有的[+消极]语义特征。其中的“死”的语义完全虚化,不再指向字面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作为一个极性程度补语,相当于“极了”“不行了”。因此其构式义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原因使我拥有某种极致情绪或体验”。这一意义与传统的“消极遭受”形成鲜明对比,但其共同点在于“极致性”——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强调程度已达端点。

例 1: 舞剑帅死我了(微博网友, 2026.6.12)

例 1 中“帅死我了”并非陈述“帅”导致死亡,而是表达“帅”的程度极高,即视频里的主角舞剑的姿势给“我”带来了绝佳的视觉体验,让“我”对其的审美欣赏达到了极限,认为他“帅到极致”,表明一种极致的程度。

例 2: 哥哥好萌啊, 迷死我了。(微博网友, 2026.5.27)

例 2 中“迷”在这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迷惑”,而是指对某种形象、情境或互动的极度喜爱和沉醉。“死我了”部分同样已经虚化,不再表示实际的死亡威胁,而是作为程度补语,表达极致的情绪体验。因此“迷死我了”的整体构式义是表达说话人对某对象喜爱和沉醉的程度达到了极致。

从构式网络的角度看,“X 死我了”与“X 极了”“X 不行了”等表极端程度的构式同属“极性程度”范畴,但前者具有独特的致使性语义成分——即“X”被视作导致“我”产生极端体验的外因,这使其更侧重于主观失控感,而非单纯的客观程度描述。例如,“帅极了”可以是对他人外貌的客观评价,而“帅死我了”则强调“我”被这一外貌强烈冲击,带有更强的主观体验性和互动性。这一差异正是“死”的虚化残留——它虽然不再表示死亡,却保留了“被外力所迫”的致使语义,使得整个构式始终带有“不由自主”的色彩。

以上网络新用法的出现,引出一个关键问题:这些积极词汇为何能突破构式的消极压制?这需要从压制机制的变化入手加以解释。

4.2. 新压制机制的认知理据

王寅[24]在深刻反思构式压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压制”作为补充,认为在一个构式中如果是词汇对整个构式的结构、意义和用法起主导作用便是“词汇压制”,此外这里的词汇不仅包括图式构式中的变项,还包括一些否定词、副词等。

然而,“词汇压制”为何能够发生?何种条件下的词汇具备压制构式的能量?本文认为,“主观性”与“认知突显”是解释词汇压制之认知理据的两个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回答了词汇压制“何以可能”以及“何时发生”这两个重要问题。

从认知突显的角度看,Langacker [16]指出,语言表达的本质是“识解”(Construal),不同说话人对同一场景的识解方式不同,而识解的核心机制之一便是对某些侧面(Profile)的突显。认知突显是指语言单位

在心理表征中的可及性和注意吸引程度——高频使用、情感色彩强烈、与当前语境高度关联的语言成分在认知加工中具有更高的激活频率和更低的激活阈限。Krawczak [31]进一步指出, Langacker 的认知突显观强调突显是受各种命题性和主观性因素共同驱动的认知选择过程。就“X 死我了”构式而言, 当“X”为“累”“渴”等日常高频体验词时, 其突显性相对均衡, 构式整体的消极框架占据主导; 而当“X”替换为“甜”“帅”“萌”“美”等带有强烈积极评价色彩的词汇时, 这些词汇因其与网络语境中审美体验、情感消费的高度关联而具有极高的认知突显性——它们频繁出现在用户的时间线、热搜话题和评论互动中, 形成了较高的心理激活频率, 从而能够在进入构式的瞬间迅速吸引注意力焦点, 覆盖构式底层的消极底色。

从主观性的角度看, Traugott 和 Dasher [13]将主观化视为语义演变的核心驱动力——语言形式从表达客观内容逐渐演变为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情感和评价。Traugott [14]进一步指出, 主观性表达倾向于在互动语境中不断强化, 并可能固化为构式层面的语义特征。在网络语境中, “甜死我了”“帅死我了”等表达并非对客观事物属性的中性描述, 而是说话人对自身强烈主观感受的直接宣告。这种主观体验本身具有即时性、个体性和不可验证性——说话人无需为自己的感觉提供客观证据, 只需忠实表达即可。因此, “X”所携带的主观评价能量远大于中性陈述, 当这种高主观性词汇进入构式时, 其语义力量足以压制并重塑构式的整体解读方向。并且前文提到, 突显度与语言的主观性密切关联——处于前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容易主观化, 处于背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则不易主观化。在网络“X 死我了”构式中, 积极评价词“甜”“帅”等恰恰处于构式的前景位置(即变量“X”位), 其高突显性使其极易获得主观化解读, 从而压制构式的原有消极底色。

值得强调的是, “认知突显”与“主观性”并非两个独立运作的因素, 而是相互强化、共同作用的。高突显性的词汇(如“甜”“帅”)因其频繁出现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而更容易承载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而高度主观化的表达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词汇的认知突显性, 使其在心理表征中占据更加显著的位置。正是这种“突显-主观”的互相促进机制, 使得某些积极词汇具备了足以压制造式原有消极义的语义能量。换言之, 词汇压制得以实现的前提, 是“X”在认知突显性和主观性两个维度上均达到了足以与构式底层语义抗衡的水平——二者缺一不可。

例 3: 黑暗里那段隔空安抚和护送真的**甜死我了**[泪]小唠嗑就是为 cp 而生的吧(微博网友, 2026.6.17)

例 3 中“甜”的[+愉悦][+美好]的语义特征无法被原有构式义兼容, 于是其语义力量强行改变了构式的解读方向, 与虚化的“死”(极致程度)结合, 共同催生出“积极体验达到顶峰”的新构式义。这里的“甜”之所以能够实施词汇压制, 正是因为其作为日常高频积极形容词具有极高的认知突显性——它在网络语境中频繁出现, 与“美好体验”“愉悦感受”等积极概念高度关联, 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激活效应; 同时, 说话人使用“甜”旨在强烈表达对剧情互动的个人喜爱, 其主观评价性极强。突显性与主观性的双重加持使得“甜”的语义能量足以压倒构式的原有消极底色。

例 4: 姐姐会下蛊吗 **迷死我了**(微博网友, 2026.6.3)

例 4 中“迷”一词作为表达沉迷、喜爱的动词, 本身带有[+沉醉][+享受]的语义特征, 其认知突显性来源于网络文化中“迷”与粉丝情感的高度绑定, 其主观性则体现为说话人对自身情感状态的直接宣告。正是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 使得“迷”能够强势进入该构式并直接参与新构式义的重塑过程。

综上, 语义分析表明, “X 死我了”构式在网络语境中之所以能表达积极情绪, 是因为高频出现的[+积极]语义特征的“X”组件实施了“词汇压制”, 其语义力量压倒并重塑了传统的构式义。这种词汇压制并非偶然, 而是受认知突显性与主观性共同驱动——高突显性使积极词汇在认知加工中获得优先地位,

高主观性使其携带强大的评价能量，二者相互强化，最终使得整个构式的核心功能转变为表达极致的主观评价。

从构式网络的角度看，“X死我了”与“X极了”“X不行了”“X到没朋友”等表极端程度的构式同属“极性程度”范畴，但它们在构式网络中占据不同的节点，各自具有独特的语义和语用特征。具体而言：

第一，“X极了”侧重于对主体某种性质或状态的客观程度描述(如“帅极了”“美极了”)，其功能更接近认知语法中的“属性刻画”(Attribution)，说话人的主观参与度相对较低。

第二，“X不行了”虽然也表达极致程度，但通常带有一定的负面语义倾向——即使“帅得不行了”中的“帅”是积极词，整体仍隐含“超出常规、令人难以招架”之意，这是构式残留的“失衡”语义在起作用。

第三，极性程度构式“A到没朋友”则通过“到”的路径隐喻和“没朋友”的极端社会化后果来表达夸张程度，具有较强的主观评价和调侃功能。

相比之下，“X死我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语义结构中始终保留着致使性成分——“X”被编码为导致“我”产生极端体验的外在诱因，而“死”尽管已虚化为程度补语，仍残留着“被外力所迫”的语义痕迹。这使得该构式区别于客观程度描述的“X极了”，也区别于具有负面倾向的“X不行了”。“X死我了”始终强调说话人“不由自主地被某种外在力量推向极致体验”的主观失控感，这一特质在网络语境中被进一步放大——用户使用该构式，本质上是在宣告“我被某事物强烈地‘击中’了”，从而同时完成对对象的赞美和对自身感受的夸张表达。

从历时构式语法的视角审视，“X死我了”的网络变异属于典型的“构式变化”(Constructional Change)——该构式的形式未变，但其意义和语用功能发生了显著调整[8]。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高突显性、高主观性的积极词汇通过词汇压制机制重塑了构式的语义倾向，使其从消极遭受义拓展为兼具积极与消极的两极性程度表达。这进一步说明，构式的演变并非仅受构式压制驱动，词汇的力量同样能够成为构式演变的引擎。

综上，本文在压制机制方面的发现与王寅[24]提出的“词汇压制”概念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但进一步将讨论延伸至“何种条件下词汇能够实施压制”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词汇压制的效力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受词汇突显性(即使用频率与语境关联强度)和主观性(即说话人态度卷入程度)的共同调节——这一认识是对王寅“词汇压制”理论在认知动因层面上的细化。

5. 语用分析：网络语境中的社交功能与心理动因

语义分析揭示了压制机制的变化，语用分析则进一步揭示了该构式在网络环境中的功能扩展。

5.1. 情感宣泄

在网络空间，尤其是在新浪微博这类广场式社交媒体中，平淡的表达极易被海量信息淹没。因此，用户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在这种环境下，“X死我了”构式通过“死”这个终极程度补语，将任何一种情绪如喜悦、喜爱、兴奋、搞笑都推向极致，形成一种超量表达，以此进行个人的情感宣泄或态度表达。

例 5：完全干净利落的枪战 帅死我了(微博网友，2026.6.19)

例 6：啊啊啊啊啊啊这个甩穗 美死我了(微博网友，2026.6.14)

在例 6 和例 7 中，通过运用“帅死我了”“美死我了”构式，用户不仅是在评价他者的外在或行为，

更是在宣告“我此刻被强烈震撼”的情绪状态，表达对二人极致赞美的态度。在现代的网络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够注册互联网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网民们常常用过度夸张的语言宣泄自己的个人情感，这反映了网友寻求情感释放的心理需求。

5.2. 社群认同

“X 死我了”构式还是构建社群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特定文化社群中，使用共同的语言符号极易引发共鸣，从而构建群体认同。

例 7：这句不哭，戳死我了 (微博网友，2026.6.19)

例 8：这部剧真的值得追，太好看了。看到这段甜死我了！(微博网友，2026.6.2)

“戳”在此处指某句台词或情节直击内心，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例 7 和例 8 并非简单的情绪表达，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社群参与行为。在这两个例子中，网友首先“戳”“甜”是特定社群专属用语，“戳死我了”“甜死我了”等成为特定社群内识别同好的语言标记，使用者借此快速筛选同好，完成群体身份识别，建立基础归属感。两句并非单纯抒发个人观感，而是主动将私人观剧情绪公开化，借助构式极强的夸张表达放大内心感受，主动向同圈层受众寻求情感共鸣与认同。发布内容搭配剧集、相关话题标签后，能够精准触达该群体，吸引其他爱好者点赞、评论互动。其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是现代人在网络时代对于确定性认同和深度连接的渴望。在庞大的、匿名的互联网中，个体通过使用“戳死我了”、“甜死我了”这样的构式，“大声呼喊”，最终是为了“听到回声”，确认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从而在特定的社群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即构建群体认同。

5.3. 幽默互动

“X 死我了”构式的特点就是用最严重的词汇“死”来描述最无关紧要的正面小事(如被颜值震撼、被搞笑桥段逗乐)，这种小题大做的逻辑错位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

例 9：这个官方笑死我了哈哈(微博网友，2026.6.21)

例 10：“火机煮的面叫火机面”“火鸡面会很辣吗？”笑死我了，此火机面非彼火鸡面(微博网友，2026.6.2)

在例 9 和例 10 中，网友敏锐地捕捉到现实事件中“莫名其妙”“不合逻辑”行为或口误，并且使用“笑死我了”这一极致夸张的构式，对事件的幽默等级进行最高程度的标注和认证。与此同时还将这条笑料分享到公共平台，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宣泄，而是为了与他人互动如呼唤圈内人共情、向更广泛的人群分发“快乐”。通过共享笑料，参与者们(发布者、点赞者、评论者)完成了一次愉悦的社交互动，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笑声中得到了一次积极的维护和强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笑死我了”和“磕死我了”构式已经逐渐演化成实体构式，甚至有的网友还用“xswl”(即“笑死我了”的拼音首字母)这样更为经济的表达取代原有句式，这也表明在网络语境下“X 死我了”构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用性。

这一发现在语用层面印证了张谊生[21]关于网络语言“通过模仿、类推快速传播”的判断，同时将该判断具体化到了“X 死我了”这一构式的变异路径上。此外，本文关于“笑死我了”演化为实体构式并简化为“xswl”的观察，进一步补充了 Traugott 和 Trousdale [8]关于“构式演变”的形式端表现——构式意义变化的同时，形式上也可能发生压缩或规约化，二者并行不悖。

6. 结语

本文以网络语境中的“X 死我了”构式为研究对象，结合构式语法框架，从语义和语用两个维度展开探讨。

首先,在语义层面,本文揭示了“X死我了”构式从“消极遭受”到“极致体验”的语义转型,修正了以往仅强调消极情绪的观点。这一发现与方绪军、李雪利[29]关于“积极形容词也会被规约为消极情绪”的结论形成对照——本文证明了在网络语境下,积极词汇的语义力量足以打破这一规约化趋势。其次,在理论机制上,本文深化了王寅[24]提出的“词汇压制”概念,引入突显性与主观性作为其认知理据,并尝试将该机制与历时构式语法中的“构式演变”理论相结合,指出词汇压制可以成为构式演变的驱动因素之一。最后,在语用层面,本文拓展了张谊生[21]关于网络语言“简约化”和“类推传播”的讨论,将该构式的语用功能归纳为情感宣泄、社群认同与幽默互动三重维度,体现了网络语言构式在社交互动中的多重功能。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语料来源主要集中在微博,尽管能反映典型的网络语境,但覆盖范围有限,未能体现跨平台差异。其次,语料规模相对较小,分析以定性为主,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偏差。未来研究可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扩大语料来源,例如涵盖微博、抖音、B站、小红书等多元平台,以更全面地描绘“X死我了”构式的使用态势;二是结合定量方法或语料库技术,对不同类型“X”的分布特征、情感倾向和语用功能进行系统统计,从而更好地揭示其演变规律。综上,“X死我了”构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汉语构式动态性的认识,也为理解网络语言的创新与传播提供了有益视角。

参考文献

- [1] 徐银.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2): 79-84.
- [2] 高菲. 口语句式“X+死+(我)+了”的构式特点[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8(2): 115-116.
- [3] 刘欣朋. 浅析“X+死我了”结构[J]. 语文建设, 2015(17): 72-73.
- [4] Fillmore, C.J., Kay, P. and O'Connor, M.C.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501-538. <https://doi.org/10.2307/414531>
- [5]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1-262.
- [6]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5.
- [7] 严辰松. 构式语法论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4): 6-11.
- [8] Traugott, E.C. and Trousdale, G.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6.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79898.001.0001>
- [9] 杨子, 王雪明. “好不AP”的构式新解——兼谈词汇压制下的构式稳定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 39-42.
- [10] 黄鸿辉. “你A, 我B”构式探究[J]. 语言研究集刊, 2023(2): 270-276+396.
- [11]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14-215.
- [12] Traugott, E.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 31-55. <https://doi.org/10.2307/414841>
- [13] Traugott, E.C. and Dasher, R.B. (2001)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33.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500>
- [14] Traugott, E.C. (2010)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Reassessment. In: Davier, K., Diewald, G., Eiben, K., et al.,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De Gruyter Mouton, 29-74.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26102.1.29>
- [15] Traugott, E.C. (2024)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Textualization from a Constructionalist Perspective. *Cognitive Semantics*, 10, 1-32. <https://doi.org/10.1163/23526416-bja10060>
- [16] Langacker, R.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2-68, 326-332.
- [17] 李文浩. 基于突显观的构式研究——以现代汉语若干“全量/强调”义构式为例[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 [18] 程亚恒. 夸张型排除构式“除了X(,)还是X”研究[J]. 语言学论丛, 2017(2): 261-282.

- [19] 周敏莉. 极性程度构式“A 到没朋友”研究[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10): 76-85.
- [20] 庞勇珍. 网络流行极性表达构式“一整个 X 住”的多维探析[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5(2): 31-37.
- [21] 张谊生. 再论当代汉语程度促转模式“很 + X”的形化功效与成因——基于网络用语“很嗨、很哇塞”及“很凡尔赛”的观察视角[J]. 汉语学习, 2023(4): 3-14.
- [22] 史璐洁. “(X)主打一个 Y”构式负面评价功能研究[J]. 今古文创, 2026(7): 131-135.
- [23] 于山蓉. “X 刺客”的生成演变与主观评价功能[J]. 汉字文化, 2023(24): 112-114.
- [24] 王寅. 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2): 5-9.
- [25] 王寅. “新被字构式”的词汇压制解析——对“被自愿”一类新表达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J]. 外国语, 2011, 34(3): 13-20.
- [26] 及铁嵘. “想死我了”和“想死你了”[J]. 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2): 78-80.
- [27] 张子健. “X 死我了”句法、语义及语用探究[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3, 30(5): 17-21.
- [28] 孙一涵. 从歧义分化到语用功能——网络流行语“×死我了”的多维研究[J]. 今古文创, 2025(23): 133-136.
- [29] 方绪军, 李雪利. 构式“A 死我了”和“把我 A 死了”——兼议变换分析之于句式 and 构式研究[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8(2): 64-73.
- [30] 赵笑杰. 浅析“×死我了”构式的生成理据[J]. 现代交际, 2019(16): 76-77.
- [31] Krawczak, K. (2016)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tegrating Two Cognitive-Functional Theories. *Functions of Language*, 23, 179-213. <https://doi.org/10.1075/fol.23.2.02kra>